

續表忠記卷之四

漸岸恒夫趙吉士纂編

四明公弼盧宜彙輯

曹氏三忠合傳

附總兵艾萬年

三忠合傳者。傳遼東曹氏兄弟叔姪。一門死於王事也。兄曰文詔。與弟文耀姪變蛟本貫大同。皆起自行伍。深入敢戰。崇禎初。文詔已累官致副將矣。二年。白水王二反。府谷王左掛。王嘉引等相繼起。三年。嘉引殺孤山副將李釗。六月。以文詔代之。羣盜皆饑民不



○暎○者○嘯○聚○爲○亂○延○撫○楊○鶴○主○撫○不○以○聞○盜○益○衆○各○自
標○置○倏○降○倏○叛○全○陝○幾○無○寧○宇○十○月○嘉○引○陷○河○曲○據
之○四○年○六○月○文○詔○率○裨○將○文○燿○變○蛟○艾○萬○年○叅○謀○袁
廓○宇○收○河○曲○追○斬○嘉○引○於○○城○獲○一○千○六○百○級○軍○資
鎧○仗○數○萬○計○寧○塞○遺○賊○走○唐○毛○山○山○陡○不○得○上○變○蛟
騰○凌○其○巔○賊○渠○應○弦○而○倒○斬○數○千○級○叔○姪○名○由○此○顯
八○月○晉○文○詔○臨○洮○總○兵○敗○點○燈○子○於○桑○落○鎮○又○敗○之
於○霧○露○山○文○詔○單○騎○至○其○營○諭○降○賊○目○陳○爾○先○等○以
七○百○人○歸○命○九○月○擒○點○燈○子○於○石○樓○縣○之○康○家○山○點

燈○子○者○清○澗○書○生○孟○長○庚○於○本○處○石○油○寺○日○則○讀○書
夜○則○點○燈○抄○寫○鄉○人○訛○言○長○庚○如○黃○巢○造○兵○書○謀○反
長○庚○不○能○自○白○恐○官○司○捕○之○遂○倡○衆○作○亂○當○是○時○諸
賊○初○起○王○嘉○引○最○強○點○燈○子○尤○狡○譎○及○二○賊○相○繼○就
擒○諸○賊○望○風○懼○服○文○詔○奏○凱○歸○秦○威○名○甚○著○十○月○同
延○撫○張○福○臻○馘○李○老○柴○於○中○部○督○師○楊○鶴○逮○問○十一
月○秦○撫○洪○承○疇○總○制○三○邊○十二○月○遣○文○詔○同○左○光○先
等○五○路○分○勦○文○詔○縱○反○間○賊○內○自○疑○掃○地○王○授○首○五
年○正○月○楊○鶴○論○戍○三○月○文○詔○同○甘○肅○總○兵○楊○嘉○謨○大

破賊於西濠斬賊目杜三楊老柴又率遊擊曹變蛟
追敗之於張麻村再追至咸寧關得賊目紅軍友七
月可天飛再圍合水焚東關左光先巷戰文詔以千
八百騎往援至花園寺賊匿精銳山谷中用千人且
鬪且引抵南原伏四起城上譁言曹將軍已歿守陴
者皆哭文詔瞋目持矛匹馬入賊萬衆中殊死戰士
望見歡呼氣百倍賊大敗僵屍蔽野初十日又同變
蛟嘉謨勦賊銅川橋文詔身自陷陣賊互相犄籍投
崖墜死者無算越日又合固原總兵楊騏再勦賊於

甘泉之虎兇四破之追奔五十里斬首七百級八
月勦賊鐵角城文詔陣斬獨行狼李都司降白廣恩
齊一勦誅甘泉劫餉賊石耀十月乘勝逐賊至耀州
賊窮促共殺其目可天飛郝臨菴以降又追餘賊於
隴州平鳳界平之巡按御史范復粹上幕府軍功斬
級三萬六千六百有奇文詔功第一當是時殲賊幾
盡原賊之初起也匹夫瓦合倔強山谷間其獷悍鬪
狠者不過王嘉引等數人旋已撲滅中外大臣以爲
既得禍首自可搜牢至盡豈意後之燎原遂至此哉

賊流入山西分七大股股萬人或五千殘破州縣六年正月文詔奉合勦之旨再渡河抵晉率艾萬年李早遇賊萬衆過汾河奮擊破之又破賊孟縣獲首功千級再追賊於定襄與別將猛如虎殲賊姬關鎖於黑山又敗賊於西堰於碧霞村混世王殪又敗賊於開府村斬級四百有奇又敗之范村斬級數千又破之榆社太原賊漸平三月賊從河內上太行文詔破之於澤州賊遁入潞文詔以兵四千赴陽城中途遇賊棄之不顧民咸失望曉抵沁水延至薄暮倏旋師

奮擊斬級千餘始服文詔饒有方畧不徒恃其勇也四月賊駐潤城文詔抵周村疾驅出賊不意斬一千五百級又破賊於小河村遼城毛嶺賊目紫金梁老猗猗過天星皆先後爲文詔所追殺賊聞文詔來輒膽落六月調援河南解涉縣圍又敗賊於徧店村他賊聞文詔去復返晉官軍多敗衄總兵張應昌兵譁而潰七月改文詔爲大同總兵其改大同也緣文詔在洪峒時與其鄉紳劉御史相失及文詔在豫御史適以巡按至懷慶時蜀師敗績賴文詔力戰大破賊

歸甫解甲馳見御史而御史以爲慢已也語侵文詔
文詔拂衣起面叱之御史捃撫糾文詔廷議謂其恃
勝而驕因功大不能難姑改鎮以抑之未幾大同兩
縣失事遂致其罪論戍八年前御史吳牲按秦薦文
詔可大用比撫晉上書追頌其功洪督亦請貫文詔
責後効用自助上乃以文詔還之命爲援勦總兵計
文詔被罪不與討賊者二年賊益支蔓不可圖禍且
中於畿南三月承疇聞鳳陵變由秦入豫次汝寧令
文詔逐賊隨州斬級三百八十旣而賊睨承疇出復

聚於秦承疇反顧根本乃部分諸將復檄文詔自楚
來會令由雒南抵商州搗賊巢拊其背而遣之而身
自入秦勦賊之流突西陲者文詔至商州追賊抵金
嶺川賊據險逆我師叅將曹變蛟力鬪俘斬無算是
時賊中聞大小曹將軍名益怖懼六月副總兵劉成
功艾萬年勦賊於寧州之襄樂一本值賊於亂馬川伏發萬年
敗歿萬年亦驍將也與文詔善承疇在邠州憂之文
詔聞其死瞋目大罵拔刀砍地自請擊賊卽以其所
將三千人行遇賊真寧之湫頭鎮變蛟爲先鋒直前

衝賊斬五百級乘勝窮追陷賊伏中賊四起合圍有
叛丁識之曰此曹將軍也圍益急文詔勇氣百倍手
殺賊數十人力不支乃自刎洪督哭之慟請於朝贈
宮保卹典有加文詔與萬年並敢鬪文詔尤善謀有
大將才大小百戰未嘗敗北隨州之邀擊商維之窮
追身不解甲者兩月尤爲賊所憚文詔死諸賊咸酌
酒相賀三邊內地諸官軍聞之皆爲奪氣變蛟收集
散亡仍隸洪督戲下十一年四月入蜀變蛟率張天
祿賈成芳逐賊羌中大戰不解甲者二十七晝夜又

敗賊洮河多斬獲上首功賊李自成奔潼關秦撫孫
傅庭設三覆以待變蛟執長刀驅賊入伏亂相蹈籍
飛走之路俱絕其倖免者棄刀與騎迸逸漢南山中
百姓預奉軍令持白楮遮險遇卽棒殺降者猶數萬
委兵仗如丘陵自成妻女俱失從七人跳兔時曹兵
最強各鎮依以爲固賊聞其至卽臍胸不敢進變蛟
每戰輒不食與下同甘苦又能收降人爲之用威名
與其叔文詔埒十一月京師戒嚴變蛟已爲臨洮總
兵從洪督入衛松山之敗不食死而文詔之弟文耀

先與文詔同收河曲亦陣殞忻州迄今溯戰績者於曹氏兄弟叔姪猶動色云

趙吉士曰曹氏之死綏烈矣若變蛟者未嘗讀書明大義而獨能執節靡他名垂千古不且與松山並其高耶顧未聞卹典之從優何也

李進士馬布衣合傳

附盧氏舉人靳謙吉靈寶許輝等

明崇禎六年冬流賊入中州陷盧氏邑紳進士李中正力戰死之轉掠宜陽布衣馬足輕亦以捍賊被殺中正字某萬曆己未登會榜至天啓二年廷試授承天府推官考最入爲兵部主事崇禎初謝病歸六年羣盜大起河北以十一月乘冰堅長驅渡河而南遂由澠池犯盧氏時中州承平久上下恬熙不修備驟聞賊至吏民惶駭知縣望風膽落棄城走賊遂以十二月二日入城中正感憤率家衆及里中壯士願從

者奮擊而衆寡不敵遂見殺賊縱掠城中執舉人靳謙吉抑使跪不屈大罵而死再攻宜陽布衣馬足輕豪邁自喜而性篤孝友弟惑婦言求析產而居足輕取瘠者讓其膏腴於弟人咸義之歲大饑出粟六百石賑貧者又盡捐夙逋焚券數千金人益歸之是冬賊渡河足輕挈家避之石龍崖賊踵至三女有殊色慮爲賊污悉投崖下死足輕被執賊慕其名欲降之厲聲大罵賊怒并其三子殺之迄死罵不絕口家衆皆遇害惟存次子駿一人後登賢書時中州以布衣

死○難○者○靈寶許輝幼習道家言爲賊所掠誓死不從大罵而死新安劉君培有義行是年冬賊渡河攜子及從孫避難道遇賊欲殺其從孫君培曰我尚有子此子乃遺孤幸舍之而殺我賊如其言二子得免同縣馬山性剛直土寇于大中陷縣城獲山役之負米叱曰我良民汝逆賊安有良民爲賊負米者大罵而死同縣李登英亦慷慨罵賊死偃師裴君合幼孤母苦志育之君合孝養惟謹寇亂聚衆保沙岸寨賊至攻圍十晝夜不克說之降大罵不從後寨破被磔陝

州張我正我德兄弟皆有勇畧嘗集衆保障鄉里一方賴之十四年賊掠其里率衆禦之馘三賊俄而大至衆悉奔奮臂獨戰賊愛其勇欲生之自刎死我德急歸恐妻子受辱驅一家二十七人登樓自焚孟津孫挺生讀書試有司不利學星術有奇驗預知十五年有寇禍編茅河渚以居賊踪跡得之語其妻梁氏曰此匹夫殉義之時也夫婦詬賊同死嵩縣傅世濟與兄世舟並爲土賊于大中所執將殺之兄弟相抱而哭賊心亦動將釋其一世濟卽奪賊刀自刎世舟

獲免同縣李佩玉御史與玄孫也崇禎末中州蹂躪無完土佩玉聯絡遺民捍衛鄉井與鄰境數寨相犄角往往尾賊後奪其輜重賊憚之不敢出其境後賊夥圍別寨佩玉往救勢不支力戰而死里人聚而哭之上蔡劉時寵篤於孝行其父宗禮以年老不能行命之速避遂自殺時寵痛哭刺殺一子三女夫婦自剄其妹適歸寧亦從死一家死者八人後崇禎八年十月賊再陷盧氏知縣白楹亦自剄而死

盧宜曰此中州被賊之始也其後屢陷名城殺將吏千里荒荆幾無完土茲姑就六年初起時約畧

記之後皆以布衣死者所謂匹夫慕義者也故類及之

穎州諸忠合傳

明崇禎八年正月流賊破穎州。一時官紳士女死忠節者為獨盛云。知州尹夢鰲雲南太和縣舉人也。以廉惠得民。正月方謁上官於鳳陽。聞賊大舉來寇。立馳還。夢鰲以初十日至。賊即於此日抵城下。倉猝募兵未集。偕通判趙士寬指揮李從師等率吏民登陴固守。賊踞城外高樓。鑿城址傾陷數丈。守者恟懼皆散走。夢鰲為長跪求協力。眾徑去不顧。夢鰲雖文吏。故饒膂力。能遏賊衝。獨持大刀當城壞處。手刃賊袍。

袖朱殷賊魚貫上夢鰲連刃十數賊身亦被數刃最
後腕力脫遂爲賊所刃從師亦爲賊刃所中夢鰲闖
門弟姪七人俱投水死士寬字汝良山東掖縣官生
爲鳳陽通判駐穎州行法不撓權貴民咸頌之當賊
之犯穎也士寬亦以公事赴壽州聞報或勸姑遲遲
其行以觀變者士寬曰食君祿而避其難將何面目
見人○一日夜行三百里疾馳歸穎不入署竟登城與
夢鰲同設守甫入而圍合賊又以大砲攻城東北隅
城崩賊乘以入士寬猶拔金簪招死士巷戰力竭赴

黑龍潭死夫人崔氏與二女同縊僕王丹亦詈賊死
諸生韓光祖與子進士獻策協守甚力及城陷賊執
光祖脅之跪叱曰吾生平讀書止知忠義城亡與亡
誓不偷生也遂大罵賊怒殺之碎其屍妻武氏投火
死一妹一女與獻策妻李氏俱投井死妾李氏方有
娠剖腹剔胎死次子定策孫日曦身被數鎗死惟獻
策獨存鄉紳張鶴鳴弟鶴騰子大同另有傳中書田之
穎知縣劉道遠光祿署丞李生白訓導丁嘉遇舉人
白精忠鄭三杰皆死穎州衛指揮王廷俊千戶孫升

田三俊百戶羅光慶田得民王之麟俱戰死諸生被
難者劉廷傳廷石另有傳等一百三人有檀之櫬者賊
入城守母柩不去一賊掠其家之櫬提石杵擊之斃
他賊繼至見其持杵反走之櫬復斃之賊叠至連殺
數人乃中刃而仆賊磔殺之婦人死節有姓字可紀
者三十七人烈女八人闔城官紳士女無一向賊乞
憐者賊怒甚遂屠其城事聞咸邀贈卹

趙吉士曰穎州死忠節者最盛亦惟穎州死忠節者尤慘而以慘成其盛此尤人之所不忍見聞者矣若諸忠者以身殉國雖石爛海枯而名垂不朽又何憾焉

穎州雙義傳

流賊破穎州張尚書鶴鳴闔門遇難其有兄弟盡瘁
而死者是為諸生劉廷傳廷石云廷傳字惟中幼孤
鞠於叔父雲南布政使九光及長貌魁梧沉勇有知
畧飲酒至一石不亂作詩歌不甚屬草多激昂語善
連糊尤喜談兵當萬曆末知天下將亂慨然以功名
自許遇他郡名豪皆傾身與之交以此聲動四方諸
慕氣節者多歸之座上客日以百數暇則用兵法部
署之與從弟廷石俱為任俠於河南北間廷石者九

光子亦諸生也。楊應龍反播州，調諸道兵及穎、穎兵，隸尺籍者不願行，將殺護行吏爲亂。廷傳廉得其謀，欲以計潛弭之。若爲不知者，攜尊酒豚肩邀於國門外十餘里，所其魁數人，久習廷傳，知其來必有爲也。待之爭下，騎曰：「公何爲至此？」廷傳佯笑，目酒肉示之。曰：「聞諸君出師，特來祖道，且囑諸君好建功名，爲鄉黨增光耳。」諸魁皆謙讓，意氣轉和。於是雜坐拔佩刀割肉相飲，啖酒酣。廷傳徐起，言曰：「國家多事，此正壯士立功之秋也。諸君勉之。」母令四方笑，吾穎無人。

數人者，默不應。良久，乃曰：「當如公言。」廷傳知其意，動曰：「諸君亦念室家乎？」數人者聞言，色悽然。廷傳遽起，大言曰：「有某在，諸君室家無憂凍餒也。」手瓠自滿，引曰：「保爲諸君任之衆，且感且服，皆匍伏泣下。」曰：「某等知公意矣。公實生我，我等豈敢復有異志耶？」是日微廷傳救解，幾至生變。有羣盜大掠村市中，將抵州州。守故文吏不知所出，集紳衿士民，廷議。廷傳緩步至州，守素知其負膽，決揖而問計。廷傳仰面大聲曰：「此狂監子也。今且走矣。脫來薄城，特成擒耳。」州守姑欲。

籍其言以定衆志卽謬曰劉生之言是也命廷傳率衆訶之盜果遁去穎賴以安當是時流賊起陝右蔓延汝洛間穎當賊衝人皆倚以爲重崇禎八年春賊攻州城城外舊有樓高於城數丈張鶴鳴弟所建也當賊將至時先數日議城守州守與紳衿咸曰賊來若踞此樓以窺城中則城豈能守衆咸請張毀之州守又哀懇再四張堅持不可賊至果奪而踞之俯射城中人皆洶洶欲潰廷傳盡從其客入見州守曰事急矣樓旁故多狹巷可縋下壯士百餘人誘賊使戰

別乘間焚其樓賊勢可蹙也時鶴鳴年老矣猶自許知兵格其議不行廷傳力爭不能得諸客皆目語相繼引去明日城陷廷傳危坐於堂不動賊渠厲聲呵問廷傳頃日叱之遂被害年五十七初廷傳與廷石同爲俠廷石少年使氣廷傳則恂恂折節下人廷石誚爲迂儒廷傳笑不計也未幾廷石爲怨家所中上官將捕治之廷石脫身他逃廷傳遣人招致於家陰爲畫策得免乃大服廷傳死廷石先與賊戰身中大創十餘輿至於牀猶口占數百言向鄰邑乞兵殺賊

不踰日死。劉氏爲穎世族仕宦多。然語任俠者至今猶推廷傳兄弟。

趙吉士曰：公兄弟皆穎州諸生，非受國家高爵厚祿者。比而大義所激，奮不顧身，死於義，猶死於忠也。兄弟同被榮名，豈偶然哉？張尚書當夥賊臨城而猶惜此一樓，所謂知兵者竟如是也。耶？予與穎州劉幼功壯國子方楷同入晉闈，閱文之暇，譚詢及此，未嘗不歎息痛恨也。

張殷二公子合傳

醴泉有源，芝草有根，固矣。然亦有慷慨蹈義，幹父之蠱，如張殷二公子所當亟爲表揚者。張大同字同甫，穎州人，原任尚書鶴鳴長子，太學生，能文，所交皆名士，又好謀人，緩急不侵，爲然諾四方，稱張公子。乙亥正月，流賊破穎州，鶴鳴年已八十五，避匿他所，大同居本宅，題其門曰張大相公書房。在此賊入，強之跪，不屈，問尚書何在，曰：要殺便殺，吾父不可得也。張氏僕導賊於民舍，縛鶴鳴歸，拷索藏金，大同曰：家財

皆吾所掌與父無涉賊不聽搜其室皆古玉及陶器
遂縛鶴鳴倒懸諸樹引滿注鏃劈其軀分之大同搶
頭嚼齒大罵賊併欲殺之旁賊姑爲好語曰旣殺其
父且留其子但令獻金贖命可也大同復罵曰死賊
吾父以無金被殺吾室果有藏金先救吾父矣今父
死義不獨生罵愈烈賊先去其鬚復砍其半面罵仍
不絕賊支解之鶴鳴弟副使鶴騰年八十二亦罵賊
死

殷淵字仲泓鷄澤人父太白以進士歷官至關南道

卽楊嗣昌奉賜劍誓師時所斬以徇者也淵性至孝
從父之任數年不一顧其家中衣厠禴恒手自浣濯
初習舉子業奇肆不循繩尺屢試被放卒不肯爲尋
行數墨之文隨其父往來川陝間多結遊俠少年舞
稍擊劍常以數十騎破流寇萬餘賊中咸傳殷公子
神勇不可犯獻賊叛穀城總理熊文燦以招撫貽悞
嗣昌自請督師赴襄陽調兵合勦太白監興安一路
獨後師期嗣昌斬太白號令諸軍淵被髮徒跣赴闕
鳴父冤不報日夜飲泣必欲刺刃於嗣昌嗣昌適以

戰敗失其印劍襄陽又爲賊所陷聞報自裁淵不得
竟行其志恒鬱鬱甲申二月縣城破勒諸生就選較
不應者死或勸之叱曰好頭顱暫寄頸上耳賊必不
可見也約山中義勇入城勦賊事露被殺年僅三十
有八懸首城門父老過之多泣下者淵未舉事前數
日其配岳氏病聞賊至祈速死卒以不近醫藥而歿
盧宜日尚書抑經祖撫貽悞封疆死固不足惜監
軍獨後師期亦自罹於法者若兩公子以死報父
卽以死報國其志皆可哀矣

萬孝子傳

附留守朱國相等

鳳陽守顏容隨

身代父死而卒能免父於死斯可謂之孝子矣孝子

姓萬諱元亨字爾嘉南昌人幼穎異年十五補博士
弟子能默誦五經通其大義父文英司李鳳陽遭母
喪已辭上官行有日矣因病卧廨中孝子侍崇禎八
年正月十一日流賊破潁州屠之其別部掃地王太
平王卽於十五日由壽州犯鳳陽鳳陽爲祖陵重地
向無城郭所置班操各軍隸尺籍者半屬空名餘皆
市井白徒也留守朱國相率指揮袁瑞徵等千戶陳

其忠等以兵三千逆戰於上窰山頗有斬獲俄而賊
數萬湧至矢集如蝟遂敗國相猶苦戰手斬賊二十
餘力竭自刎餘皆歿於陣城乃破賊杖殺太守顏容
暄隨及司李署司李居官廉署中惟敝幃破几四壁
立賊無所得孝子先已移父卧旁破舍內賊索李官
孝子泣語父曰見不得復事吾父矣急著青衫出大
呼曰死賊索官何爲吾乃官也賊脅降孝子大罵賊
怒嘯旁賊加刃孝子惟呼阿爹阿爹賊不知其鄉音
若何。以爲真理官也。不復更索。父竟得生。方孝子出

而大呼時其師萬師尹倉徨出視賊并欲殺之孝子
又呼曰若已得官何與渠事賊亦卒舍其師去計孝
子死時年僅十六歲後蒙卹典賊殺守陵內監六十
餘人焚享殿燔松三十萬株龍興寺高皇帝御書第
一山亦燬闢高牆放罪宗掠陵監所遺響手小奄十
二人縱酒奏伎就其旁劊孕婦注嬰兒於槃以爲笑
樂盡燒公私廨舍而去中都蕩然一空容暄漳浦人
起家進士城陷囚服匿於獄賊釋囚獲之容暄大罵
賊怒杖殺之血浸石堦宛如其像賊退滌之不滅士

民乃取石立塚建祠祀之一時同死者千戶陳永齡等四十四人舉人蔣思宸亦投繯自盡後給事林正亨錄上其狀咸邀恩卹賊去孝子父病痊竟得歸故里乙酉舉兵廣信閩中授兵曹爲黃道周監軍城破舉家赴水死。

盧宜日鳳陵燔松三十萬一杯隼土悲麥飯西江夢杳暮雲迷魂遠慈幃剪不斷賊渠橫劍索理官孝子攝衣莽相見厲聲叱賊氣何雄但生吾父酬吾願吾願酬今身可死全而歸之神燕燕問年孝子甫十六撐天拄地真鐵漢讀詩欲廢蓼莪篇爲展心誠香幾瓣

御史馬公知州黎公合傳

附學正康正諫訓導趙世選州判錢大用

吏目景一高運判馬如虬生員如虹黎公母李氏妻楊氏等

闖賊陷和州州紳御史馬如蛟闔門死之州守黎弘業亦抗節而與城俱殉如蛟號訥齋壬戌進士與倪公元璐黃公道周俱出韓若海太史日纘門初令浙江山陰清操自勵所食米咸自和輦致凡歷道路一千三百里見者驚異入爲侍御史首叅魏黨之主持要典者落其籍直聲大起故事內廷正旦端陽中秋宴會皆商人供辦後乃給直重爲商困如蛟借給事

中鍾爝巡視銀庫力請及期先給從之又奏汰內府各監局官匠歲省俸銀二萬餘兩米二萬餘石巡按四川定斬馘安邦彥奢崇明功罪人服其公辛未監試武闈有武舉先以技勇聞於帝榜發遺名帝疑有意抑之也并提監試下獄落職歸歸而爲德於鄉和人感之八年論平邦彥功復故官弘業於崇禎七年來知州事甫及朞廬州鳳陽咸破賊不入境人有懈志弘業曰和爲高皇帝龍興地當吳楚水陸之衝一有不虞長江之險與賊共之彼能忘眈眈視耶謀諸

馬如蛟深肯其言時丁外艱在草土卽與黎誓皆以身許國起而涕泣語衆曰州太守爲朝廷計蛟爲身家計爲桑梓計亦均爲朝廷計雖鬼號燹燼地沸天荒必與城存亡不返顧也於是散家財練鄉勇與弘業嬰城固守而學正康正諫訓導趙世選如蛟兄運判如虬生員如虹亦俱分城而守誓死不貳乙亥十月廿六日賊薄城下駕雲梯環攻城上用砲擊死數百人賊復頂方桌掘城根擲火燒之賊多死者夜半怪風大作城上火盡滅守堞者不能支賊蟻附而

登如蛟率家丁巷戰手持刀大呼殺賊血朱殷淋漓袍袖力竭而死兩兄及男婦死者十有四人弘業回署繫印於肘跪母前泣曰兒不肖貪微官累母至此奈何母李氏曰汝勿以我爲意事至此有死而已遂自縊又視其妻楊及一子三女一妾皆縊乃書壁云爲官不負民爲臣不負君忠孝誠已盡死生安足論右手自刎不殊左手出其喉仍不死聲呦呦猶罵賊死於亂刀之下賊籍其官舍惟圖史數種而已州判錢大用偕妻妾子婦俱死吏目景一高被創死正諫

同妻汪氏子婦章氏投泮池死世選罵賊不屈被殺於南門城樓上後贈兩人皆太僕卿廕子同殉者咸

卹黎字孟擴廣東順德人康字某祁門人皆乙榜趙

綏寇紀作趙光遠今從淮安府誌字韋所山陽人歲貢到任甫九日

盧宜曰余嘗讀和州人魯可藻之失城記有日人心未收關隘未守奸細未除亂民未靖嗟乎名藩大郡相繼淪陷以及京師之亡不出此數語也豈獨和州也哉

鹿忠節公傳

附通判薛一鶚

孫閣部當關。鹿忠節善繼為軍中贊畫。其後在籍。皆死國難。云善繼字伯順。定興人。祖久徵。由進士。初令息縣。時詔天下度田。分署上中下壤。息獨以下壤報。上官屢却之。久徵曰。度田以紓民。乃病民乎。執不移。故額田二萬八千頃。至是占隱畢。出溢田四千餘頃。則以現賦均派之。闔邑民沾其利。丙艱。服闋。補襄垣。先是歲旱。荒民多流徙。以逋賦責現戶。民不堪。久徵請除懸額七百戶。而惟徵現在者。民獲甦而流亡復。

業擢御史出按蘇松條列杜刀訟禁火耗等十六事
嚴行之吏民丕變萬曆十四年還朝值上以軍政事
貶黜言官抗疏申救謫澤州判久之遷榮澤知縣未
任卒父正以貴公子砥礪節概縣令宋繼登欲與相
見方糞苗投錘而往宋嘆息有加禮逆奄時傾身急
諸君子之難所稱鹿太公者是也善繼履道坦坦惟
義是求少時讀王陽明先生傳習錄慨然有必爲聖
賢之志常過容城與孫孝廉奇逢擘脯酌酒定交於
楊忠愍墓下登萬曆癸丑榜與吳郡周順昌吳橋范

景文讀書僧舍交甚篤授戶部郎當是時遼左用兵
方亟邊兵缺餉至五月有餘勢且岌岌督師請餉之
疏屢上部無以應又請發帑復留中不報大農蒿目
而憂計無所出適廣東解金花銀至善繼奏記尚書
李汝華曰邊餉急若燃眉與其請不發之帑何如留
未進之金督部有留扣金花之議若仍進大內則部
議終成畫餅欲竟解太倉則俞旨艱如拔山莫若一
面題知一面竟發遼左如干上怒願以身任尚書允
之中官傳嚴旨勒令補還且馳問太倉庫此銀安在

管庫主事劉榮嗣曰發三日矣實未發也復傳旨速補善繼曰有銀安用借無銀又安從補但執善繼語回奏死生有命不敢易隻字中官嘆息而去遂降級調外泰昌卽位復原官典新餉盡屏諸耗羨時外解不以時至嘆曰餉不以時士安得飽若派餉于民民窮又安能應抗疏請發帑不報再疏請又不報天啓元年遼陽陷推才望改職方爲尚書崔景榮草疏請逮治逃將有御史庇其私人疏刺之詆爲小臣善繼憤抗疏曰臣等固小臣御史豈大臣乎二百年來御

史氣焰橫絕朝端而曹郎昌言常居其半人各有品不可輕也御史復有詭言善繼報曰天下不能爭者威焰不可奪者是非不敢避者艱危不可喪者廉恥御史好爲之卽日乞休不許樞部以撫賞行邊請用廢弁之坐贓而敗者郎中耿如杞持之不肯覆奉旨司官不得違阻善繼上書葉輔向高曰封疆之壞皆由於債帥中外諸貴人入其賄請於職方職方不得不徇諸貴人之請今幸得一憂國奉公不徇情面之司官而反奉不得違阻之旨胥天下以職方爲市永

無不債之帥者自此一言始勿謂違阻之司官爲易
得勿謂去能違阻之司官爲小失也福清心服焉天
啓壬戌高陽閱關歸旣而自請督師題善繼爲贊畫
當關四年入而促膝密謀出而指使二三大帥實倚
爲左右手禁餽遺絕燕會朝夕相對泊然兩書生也
善繼又布衣羸馬出入亭障間延見老校廢卒與相
勞苦每以稽察將士整頓營壘鼓勇敢拔跣跣錄寸
長棄小過爲事二十年來邊關名將咸高陽所甄錄
善繼贊之實多督師將渡河恢遼忌者議省餉減兵

以阻之善繼貽書部科曰今之言邊事者大端有二
一曰慎重一曰簡汰夫進取則當慎重振刷則宜簡
汰今之君子則慎重非爲進取而意在退怯簡汰非
爲振刷而意在隳兵總以行其阻撓之計夫百計而
鼓之進不能勝一言之退也三年而集此師不能供
一日之隳也不征不戰而去將去兵垂成之緒旣廢
前日之禍復作忠臣義士惟有負戟長嘆而已吏部
司官缺太宰堅以屬善繼高陽亦勸其得朝夕侍太
公於京邸善繼慨然曰辭塞上就銓司此常人所不

爲也。而謂善繼願之乎。相公一日在師中。某卽一日。在幕中。善繼鬚眉如戟。肯回頭作吏部郎乎。家大人。范陽男子書來。囑善繼好從公於邊。老人爲汝加一餐矣。相公以常人待善繼。猶可。而竟以常人待家人乎。卒不赴。已而左魏之獄起。皆平日道義交。太公又伉俠仗義。復得周吏部順昌手書。爲魏公子學。泚下榻。并留僉憲之弟左光明於庄上。而容城孫奇逢亦與左魏成莫逆交。太公亟遣其孫化麟奇逢令其弟奇彥與白溝義士張果中走關門。上書閣部善繼。

爲閣部謀。借巡視薊門。請入覲。奄黨咸言。閣部提兵。清君側。謀出於善繼。嚴旨阻之。獄益急。太公爲兩人拮据輸贓。或有危之者。太公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二公急來投我。而中道畏阻。不獨衰朽不齒於人。我子亦何顏立於天地間乎。捐募共得數百金。甫運至京。兩人已斃。杖下逾年。而周吏部又至。善繼已從關門歸里。與吏部同年生臭味。夙投借募。四出復得數百金。金入而吏部亦斃。奄黨李朝欽與太公比鄰。三君子之子弟親友居者行者。絡繹於途。逆奄耳目甚。

近禍且不測而太公之氣彌銳骨彌勁祖孫父子與孫氏兄弟奔馳籌畫心力俱枯卒亦無所連染天贊之耳崇禎初歷陞常少復告歸九年七月大兵圍定興善繼念地處涿南保北背障神京遂辭丘墓留子化麟侍太公於庄上而身自授兵登陴守南門七日城破有挾刃索其衣者不應連斫三刀復中一矢而死家人奔告其父慨然曰吾兒素以身許國今何憾明年正月公子化麟伏闕上書得旨優卹贈大理卿諡忠節賜祠額曰忠烈死時年六十有

二化麟先中天啓辛酉解元至是以哀痛卒善繼死後二年閣部亦闔門俱死同縣薛一鶚字百當性豪邁聞不平事必攘臂而起雖與有力者情不恤也由貢生爲黃州府通判荆王姬妬誣他姬耽世子一鶚訊得其誣奄人傳太妃命欲竟其獄卒直之遷知蘭州州有田沒于番吏派其賦于他戶其後田復歸爲衛卒所據民賠賦如故積三十年一鶚履畝清核竟除其害至是佐善繼城守遂與同死

趙吉士曰余讀乙丙紀事所載鹿氏一堂三世與孫氏兄弟三人皆以義動於中不避險阻是當於

古人中求之而公之死節尤烈矣

隨州守王徐兩公合傳

附徐公子肇樑妾趙氏
王氏判官余塙

○隨○州○承○天○之○後○翼○也○承○天○為○興○獻○王○弓○劍○所○藏○故○守○

○隨○卽○以○護○陵○視○他○州○任○綦○重○又○地○處○孔○道○賊○出○沒○所○

○必○由○視○他○州○設○守○尤○倍○難○其○前○守○則○崑○山○縣○舉○人○王○

○燾○也○燾○字○濬○仲○少○孤○貧○負○至○性○九○歲○當○出○嗣○有○從○叔○

○利○嗣○產○謀○擠○之○河○燾○忽○心○動○奔○歸○後○晰○產○悉○以○讓○叔○

○獨○迎○養○嗣○祖○母○及○母○惟○謹○叔○感○其○誠○更○推○膏○諛○者○益○

○之○終○謙○讓○不○受○也○戊○午○舉○於○鄉○由○教○諭○陞○知○解○州○丁○

○艱○去○崇○禎○九○年○起○復○補○隨○州○流○寇○方○橫○於○楚○人○憂○之○

燾曰爲人臣者其敢擇地而蹈乎星馳赴隨爲守禦計甚悉王寇李良橋等潛伺爲亂先計殲之不數月獻賊猝至身冒矢石且戰且守屢挫賊鋒賊有紙城變鐵城之謠相持六十餘日丁丑二月援絕力窮夜半烈風大作凜烈如冬守將先遁西城火熾知不能支馳歸入署冠帶北向自縊州治俱焚惟燾所縊室獨存燾屍危立如生望之駭走賊去所司查州印得之足下尺土中事聞優卹南渡加諡烈愍建雙忠祠與同邑蔡懋德並祀越三年庚辰十月嘉興舉人徐

世淳來守是州世淳字中明南唐常侍鉉之後兵部侍郎必達之冢子也先爲永嘉教諭嚴正有師範陞重慶府推官再移隨州甫經兵燹瘡痍未復又賊正狍猖世淳輒叱馭入隨貽書長子肇森曰吾必以死衛獻陵不返顧矣率州人歆於關壯繆之廟繕南城譙樓寢處其中慨然謂僚屬曰身與公等以此城爲存亡矣潰兵過隨索餉世淳授兵登陴而已單騎入其營執帥手曰軍食不供有司罪也請械我以見督師帥氣奪斂衆去十四年二月獻賊破襄陽勢益橫

分其兵爲二一。走應城將窺獻陵。隨州告急。三使乞
援。巡撫發一遊擊來。巡道又勒之守郢。四月賊至。世
淳不食者五日。不解甲者三日。再盟於壯繆。大臨以
告哀。當是時。隨人皆知城必破。而感世淳忠義。咸誓
死無貳心。二十五日。賊隳北城。入次子廩。生肇樑。從
世淳急。遣埋州印於東墻下。勒馬巷戰。賊脇世淳下
馬。矢貫於頰。刃屬於肩。眼鼻橫斷。旣墜。馬猶罵不絕
口。左手掣佩刀。右手握印箱匙。鉞刀交下。斷股而死。
肇樑趨至。拊屍頓踊哭。且罵賊。縛至老營。殺之。且死。

疾呼。州人告以埋印處。世淳妾趙氏。王氏婢僕十八
人。皆死。賊驅趙出。大罵不屈。先殺其所抱幼女。申姑
截其八指。罵益厲。推土石墻壓之。碎顱而死。死三日。
吳人石林求得世淳屍。殮之。趙氏與申姑相抱不解。
胸懸布囊。貯金剛經。遂併棺以殮。而肇樑屍卒不可
得。事聞。贈太僕少卿。楚浙皆建專祠。肇樑贈助教。祔
祠。長子肇森。以弟殉。難讓其廕。於遺孤弘。曜隨。自十
年二月。被陷。知州王燾殉。難及。是再陷。世淳闔家爲
殉。至七月。復陷。判官余塙死焉。三陷之後。城中幾無

子遺閭井爲墟

趙吉士曰按徐太守墓誌身不滿六尺弱不勝衣蓋樂易好修之君子也而成就乃如此按臣題疏遇賊而不下州官之馬生不辱身埋印而不昇賊人之手死不辱國誠爲實錄而王公與同烈矣

援皖諸忠合傳

明崇禎十年丁丑流賊老獬合曹操闖塌天長驅順流東下前鋒哨大石磯距安慶二十里安慶扼陪京上游爲應撫張國維分地烽火及安慶則陪京恒擾而震達爪揚國維自提新募兵二千命永生洲副將歙縣程龍中軍守備陳于王等帥之救皖時軍政不修未浹月藍田汴梁亳州沙市兵四告變左良玉新有功不奉調遣徜徉自如王忠援河南稱病數月不進一軍譁而逃程龍與陳于王等雖起偏裨咸忠

果自奮于王尤驍銳敢戰先奉應撫令同裨將蔣若來協守江浦賊攻圍九晝夜疾鬪得無陷名由此顯皖將潘可大老兵也常建功齊魯北援京師南援閩粵積功至遊擊賊入桐潛隨兵道史可法多方堵截不解甲者數月加叅將至是與賊遇於鄆家店龍與于王等將應撫新兵可大將皖兵分兩營齊舉大炮擊賊賊多死謀夜半盜我營覺之設兩伏以待賊中伏而傷氣益奪將遁去四月二十四日賊夥七營俱至勢復張賊步騎數萬蹙我營總理所遣救兵逗留

不前我兵久戰而疲諸將欲潰圍出不得矢窮力盡程龍引火自焚陳于王亦自刎溽暑十日視其元如生潘可大取關防印襟袂數十處突圍而死求其屍卒不可得從征將領詹兆鵬觸石死王希韓力戰本營士卒皆盡乃死陸王猷力能扛鼎斬殺獨多賊衆合圍生擒臬分其肉王弘猷鋸齒斷足罵不絕聲莫顯驍新中武科自請討賊陷陣而死唐世龍奮勇鏖戰馬蹶被砍周嘉方一月新婚力戰受刃少婦王氏絕粒亦死他若王定遠張全斌俞文夔顧應宗蔣遠

皆同事死者事聞俱蒙贈卹而尤烈者為蘇州衛指揮包文達當國維援皖命文達從征即日整旅語所親曰受國恩三百年此身亦欲用之入內別母再拜而去既抵汎同程潘諸將進勦賊伏四起火器被雨亦不效諸將敗績從者引之却文達策馬益進脇中流矢墜強起拔矢揮刀再戰猶手刃賊十數人賊亦砍其左臂斷首而去笑且罵曰吾所至風靡吳兒何能為乃奪螳臂當我惟此一將庶幾耳土人悲其死壯其勇立廟祀之而吳中士大夫吳公默張公世偉

咸為文甲之黃公淳耀復為詞哀之

盧宜曰應撫之成此軍也蓋慎選材武良家子冀以驅殪封豕長蛇紆上流之急乃一戰而盡宜其聞難痛哭而東南之勢不能再振也悲夫

孫文忠公傳

附公子鈐鑰鑰飾鎬孫之沆之滂之潔之浩之瀟

大兵破高陽前少師大學士孫承宗闔門死之承宗
字稚繩號愷陽當成童時即穿穴今古遍讀五經子
史負盛名長為諸生修挺玉立鐵面劍眉聲如鼓鐘
殷動墻壁慨然有經世志常仗劍遊塞下從飛狐拒
馬間直走白登又從紇干青波取道南下結納其豪
傑周行戍壘亭障訪要害阨塞相與解裘繫馬貰酒
高歌用是通知邊事本末雖宿將老兵咸遜其曉暢
會不知為書生也萬曆甲辰成進士出孫慎行門廷

試第二授編修張差變起承宗爲諭德語吳輔道南
曰事關東宮不可不問事關皇宮不可深問龐保劉
成以下不可不問也龐保劉成以上不可深問也獨
皇上能了此但須閣下密揭啓之耳吳謝曰謹受教
於是挺擊之獄定主試南闈發策問及之主風顛者
恨甚丁巳內計議左承宗於外掌院劉一璟曰孫稚
繩國之元氣誠不敢阿諛黨附得罪於天下後世也
力持之乃止泰昌崩羣臣咸咎李可灼用藥之悞并
責首輔方從哲引許世子爲證承宗昌言於閣曰進

藥實出聖意當之曰弑非律令也庸醫誤傷人尚有
罪而况萬乘之主李可灼當論如律又平人父母疾
革誤藥而傷家人歸怨長子之失主張宜也從哲當
削去先朝所予恩廕當長子失主張之罰論實持平
天啓大婚擇吉傳諭應穆廟榮妃而無寶鄭貴妃固
爭曰我有寶何故請榮妃我遂列於後宮采女乎厚
賂客氏及諸近侍皆爲鄭言司禮王安心勿與也而
難之謀諸內閣閣中邀講官共議承宗時充日講進
曰鄭所執以難劉者何也安曰以無寶故承宗曰傳

諭立后慈寧之事也。其寶故在假榮妃之名。而用慈寧之寶。其何辭以難我。安稱善行之鄭卒。無辭繼進。禮部侍郎仍充日講官。承宗不造。請權要不徵。逐燕遊。惟以積誠悟主。成就君德爲務。經筵初啓。內閣戒講。章宜簡。講畢。勿多獻替。承宗謂同列曰。主上冲年。全在六七。講官開導聖聰。若聽內閣刪改。則講筵爲無人矣。內閣當擇講官。不當擇講章。卒勿改。黨論之。興也。或謂承宗當親某某爲君子。承宗曰。附小人者。固爲小人。附君子者。未必卽爲君子。吾輩當斬釘截

鐵自立。大閑寧能蓬生。靡死隨聲。附和耶。遼事急。廷臣咸推應變。才拜本兵兼閣學。辰入直。而午入部。憂勞。况瘁。不敢辭也。逆奄興保和店之獄。錄三皇親門客僕隸各數十人。下錦衣衛。掌理刑事。劉僑謁閣下。請若何處分。承宗曰。直明外家。冤誣盡發。燒節陰謀。此易而難也。錄三家各一僕。無連染。無坐多。賊讞曰。彼私爲奸利。主人無與也。此難而易也。僑如言。以讞奄意。解事得釋。邊報日亟。招兵議起。勳臣爭先奮臂。承宗請一切報罷。日勳臣總京營。坐五府。果能清理。

續通志卷之四
虛○冒○則○京○營○十○萬○衆○莫○非○強○兵○若○舍○見○在○之○稽○核○博○
虛○名○之○召○募○臣○不○敢○信○也○今○草○莽○布○衣○爭○集○闕○下○願○
結○死○士○一○呼○則○數○萬○人○可○立○致○由○來○于○韶○郭○京○之○流○
好○以○大○言○僨○事○不○可○不○嚴○杜○其○弊○也○自○三○路○喪○師○而○
疆○域○浸○蹙○險○阻○浸○失○兵○將○浸○弱○至○廣○寧○失○事○而○山○海○
以○東○竟○成○甌○脫○在○逃○諸○監○軍○力○倡○棄○河○東○畫○關○而○守○
之○說○經○略○議○築○重○關○於○山○海○外○之○八○里○鋪○關○門○僚○佐○
皆○言○其○不○可○承○宗○請○身○往○決○之○冒○暑○就○道○當○是○時○閭○
鳴○泰○主○覺○華○袁○崇○煥○主○寧○遠○王○在○晉○堅○特○不○可○主○守○

中○前○承○宗○欲○便○衣○策○馬○歷○覺○華○寧○遠○相○度○形○勢○疏○言○
守○寧○遠○者○所○以○守○關○門○也○若○退○處○關○內○則○永○平○動○搖○
必○致○京○師○震○恐○若○以○百○萬○金○錢○浪○擲○於○無○用○之○版○築○
不○如○以○築○八○里○鋪○者○築○寧○遠○之○要○害○可○以○藩○衛○其○門○
庭○以○守○八○里○鋪○之○四○萬○人○當○寧○遠○之○衝○與○覺○華○相○犄○
角○有○警○則○島○上○之○兵○旁○出○三○岔○燒○其○浮○橋○而○繞○其○後○
以○橫○擊○之○可○以○收○四○百○里○之○疆○土○於○關○城○之○外○累○累○
數○千○言○又○條○奏○東○西○形○勢○薊○昌○諸○鎮○事○宜○及○防○守○三○
鎮○分○轄○衝○邊○凡○十○餘○疏○上○遣○中○官○賜○金○幣○羊○酒○以○勞○

其還仍掌部事當寧雖不能盡用其言而八里舖築城之議終不行在晉調南京代者難其人承宗自請赴山海督師以恢復爲已任上大悅啓行日御門賜上方坐蟒給專勅便宜行事閣臣送至崇文門外以原官督理關城及薊遼天津登萊等處軍務承宗馳至山海治所閱兵名額七萬而逃潰之餘殘冗漫漶或將數百或將數千各自爲符籍以冒餉甚有兵少將多一營兵纔百數而官有十七員者承宗選汰冗員定經制立營房五兵一房三千一營分十五營爲

三部將以營部爲署兵不離將將不離帥教肄分而稽核便商販日至市肆充仞民安而兵不復譁立六館招天下奇才異能集戲下抵關五月規畫初定三年二月出關按視寧遠抵前屯總兵趙率教以空糧買馬置牛燒土種秫屯練修舉承宗大喜卽以已所乘馬予之自前屯一日馳至中右城中僅苫屋兩楹及破几一木燈檠突兀叢骨中質明抵寧遠登首山望海遂跨崆嶲山南望覺華島三山連絡爲內護南則大海從東來以覺華灣環抱寧遠重山疊海天造

之以拱衛巖關誠爲必爭之地而深恨棄地者之自
挾藩籬也。上念久勞關塞使中官賚白金蟒衣賚承
宗又出內帑十萬兩頒賞三邊將士承宗奏曰中使
關涉兵政自古所戒皇上不遣大臣而遣內臣雖使
命旣行毋容再議但恐或以創而成例且使天下謂
皇上有不信大臣之心非國之福也是時逆奄方用
事。初內操所遣皆提督大奄已寓中人觀兵之意故
特疏逆折之。在關門經營一年將興師大舉而逆奄
勢益橫逮楊左諸君子下詔獄承宗甚痛之曰上冲

年爲羣奸蒙蔽疏入未必覽覽亦未必省也。往在講
幄每進講輒心開今得奏對之間進其愚忠極論蒙
蔽之狀萬一感悟死不恨矣。遂西巡薊昌請入賀萬
壽面奏機宜羣奸偵得其隱奄恚甚遠御榻而號上
心動崑山擬諭兵部馬上差人止之午夜開大明門
三道飛騎而往又矯旨諭九門守奄孫閣老若入都
門便鎖綁進來承宗已到通州得諭馬首遂東奄黨
崔呈秀等連章劾之至比爲王敦李懷光而承宗不
安其位矣。抗章求去以高第代之第疎而怯甫受事

即撤錦右兵驅屯兵入關邊防益壞畿南之建奄祠也。奄意欲假承宗爲重承宗執不可。奄遣人呵督撫曰：不得孫閣老具呈不具疏，不建祠可也。督撫惶恐請之終不得。奄大怒，必欲殺承宗。而天啓崩矣。崇禎二年十月，京師戒嚴，朝議通州爲神京左臂，守通以捍京非承宗不可。卽家起總督如故。日暮聞命，詰旦首塗抵近郊而召對平臺之帖下矣。又命啓彰義門，雖夜分亦令趨朝。承宗至卽詣直房，未及盥洗，兩使內侍促其入對。上慰諭曰：邊警已半月，備禦一無所

恃。所恃惟卿，如何爲朕調度。承宗條對方略，且極言當備三河三河守可以阻西奔，兼可扼南下。西奔則擾都城南下，則躡畿輔守之爲要，而固結人心尤第一。稱旨特留調度，九門賜尚方劍，朝退漏下二十刻矣。通州告急，命往防禦，以二十七騎疾馳赴通。隨復遵永四城京師解嚴，遂命移鎮關門。八月出關巡視，還以八疏入奏。一日欲定封疆大計，當先定封疆大臣。二曰欲約束大軍，當先選八部大帥。三曰欲分戰守之兵，當先分戰守之備。四曰薊門之守備。五曰遼

陽之戰備六日合論薊遼戰守七日防插八日復城
其大旨也承宗兩督山海支柱危疆奔馳數千里所
上封事動輒數千言皆切中機宜而意則主戰力論
講欵之害曰未服而構之欵則心必驕有挾而要其
欵則願必奢幸全而竣其局則費必大既欵而仍防
與恃欵而弛防禍皆不可支其不肯主欵以此而揆
樞皆主欵事每掣肘不得已十一疏乞休上命閣臣
議去留俱不敢決上曰吾固知無可代承宗者遣內
閣中書宣諭視事下不願其留而上又不聽其去跋

前○薨○後○跼○踖○益○甚○踰○年○復○以○疾○求○罷○疏○至○十○七○乃○賜
金○幣○乘○傳○以○歸○已○而○邊○有○長○山○之○敗○坐○以○矯○旨○復○城
大○凌○河○致○啓○釁○端○得○旨○冠○帶○閒○住○蓋○羣○奸○之○文○致○而
非○承○宗○之○失○着○也○承○宗○復○條○列○薊○遼○事○宜○十○六○欵○并
以○復○城○進○兵○二○事○再○疏○剖○晰○且○曰○臣○願○治○臣○進○兵○敗
績○之○罪○不○宜○以○兵○潰○卸○罪○於○進○兵○使○天○下○以○進○兵○爲
戒○也○願○治○臣○不○能○復○城○之○罪○不○宜○以○兵○困○卸○罪○於○復
城○使○天○下○以○復○城○爲○戒○也○得○旨○報○聞○承○宗○里○居○七○年
戶○無○中○人○十○家○之○產○屋○舍○苟○完○器○用○粗○給○而○已○十○一

月冬仲

大兵復南下攻高陽承宗部署子姓分堞拒守至矢
炮俱竭城遂陷勸之降不屈有索金銀者承宗曰若
真無耳耶豈不知有沒金銀孫閣老耶望闕叩頭乘
間投繯而絕營中皆相顧嘆息屬一老婦曰此孫宰
相屍謹視之拔營而去公子七人五郎尚寶丞鑰城
陷時解裘血戰力竭被繫於城下二郎舉人鈇戰敗
就縛逼之降徒跣牽曳荆棘刺足心蟲出跣上斫兩
臂終不屈而死二郎子中書之沆庠生之滂皆死之

滂刃出腰脊創甚伏地爬搔鐫平其額鼻而死三郎
鈇之子庠生之滂被執誑曰引我得見宰相以金帛
予汝曳至營中見承宗方踞坐不屈拜而起卽援手
曰我得見老爺足矣寧有金帛予汝曷不速殺我揮
刃其首砰然墜於前承宗嘆曰此真我家孫子也四
郎鈇之子尚寶丞之浩自河間反馬力戰劈腦斷胸
矢穴腹貫背而死五郎子之瀨執使喂馬不肯沸湯
沃頭面糜爛死六郎鈇七郎鎬皆戰城下死四郎受
重傷臥積屍中僕侯果自任丘逃歸見之脇中三矢

鑊深不可拔。口張不言。果脫故衣。裹之負歸城南莊。猶未絕。覓水半瓢灌之。氣上而死。果於城破四日後求得承宗屍於城南圈頭橋。告高奄起潛以其喪歸。治棺製一被以殮。以次行求諸子孫屍。乞於親戚松棺柳。嬰殮以粗布。而五郎七郎屍卒不可得。合計公之子五人。孫五人。從子孫八人。皆死。婦女童僕爭先就義者三十餘人。在高陽者止。逃一六歲孫并其母三郎。鈐已先歿。惟大郎鈐爲高苑知縣長孫錦衣之。勞宦於京得免。歿後八日之。勞馳歸改棺以殮。又一

月鈐自高苑來奔喪。子孫所存者僅三人而已。高奄疏聞上命優卹。韓城當軸以私憾格其事。僅復原官。予祭葬而贈廕。易名皆未及。南京乃諡文忠。承宗抗節。時年七十有六。承宗常曰。皇上以漢武鄉唐晉公擬我。我則何敢。但成敗利鈍非所逆睹。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庶幾竊比於二公乎。亦篤論也。

趙吉士曰。守關之役。帝旣知無可代公者。便當信向而不疑矣。乃惑於謠誣。委任不終。卒致失國。而公已先殞。其身破其家。此雖羣奸之悞。帝實帝之自悞也。若天啓者。又何責焉。

盧忠烈公傳

附僕顧顯

南○人○儒○緩○不○習○兵○革○惟○解○挾○毛○錐○運○籌○帷○幄○若○由○科○
第○起○家○手○持○長○鎗○大○矢○決○機○行○陣○間○者○惟○盧○忠○烈○象○

昇○象○昇○字○建○斗○號○九○台○宜○興○人○天○啓○壬○戌○進○士○身○小○

而○精○悍○音○吐○如○巨○鐘○善○騎○射○負○膽○決○少○讀○史○至○睢○陽○

武○穆○事○輒○起○舞○曰○吾○生○得○為○斯○人○足○矣○由○戶○部○郎○出○

知○大○名○府○盜○魁○馬○翩○翩○白○晝○探○丸○斫○吏○象○昇○擒○而○斬○

之○囊○橐○翩○翩○者○皆○懼○服○莫○敢○為○之○解○遷○山○東○副○使○崇○

禎○二○年○京○師○戒○嚴○率○兵○勤○王○事○定○備○兵○大○名○六○年○流○

寇大起先是元年三月全秦天赤如血連歲大旱延
安尤甚府谷縣飢民王嘉引倡亂與白水王二等焚
劫蒲州韓城間米脂李自成膚施張獻忠乘機起秦
以延綏寧夏甘肅爲三邊自萬曆末至崇禎改元邊
兵缺餉一百三十八萬譁而逃逃者去爲盜盜日多
又遼事益急乏軍興廷議核兵以節餉被汰者無所
事兵垣劉懋又請裁定驛站意謂可以少舒民力而
河北游民向藉驛精者益無賴飢民逃卒與被汰之
冗兵驛夫交相煽全陝遂無寧土漸且及豫楚遍地

皆飢民卽遍地皆流賊其勦也斬獲皆飢民而真賊
飽颺以去其撫也非不輸款稱降少者數千多者數
萬衆聚而糧不給仍出剽奪繼且叛去所過地方必
毀其村舍殺其老幼掠其妻孥卽便棄去流而不守
所餘糧食卽聚而焚之地方旣被殘破百姓窮無所
歸良民亦化而爲盜久之反以劫掠爲便不願復作
良民以此賊日益衆各自署置不相統轄不數月所
在颺發轉入畿南象昇邀於青龍崗破之又敗之邢
臺西流矢中於額又一矢僕夫斃馬下提刀戰益疾

賊趨大名府城。又分寇滑象昇。選精騎設伏。而身自
鏖之。斬級數千。象昇每臨陣。恒爲士卒先。刃及於鞍。
失馬。以步鬪。或督戰。而酣旁睨。他騎距躍上。奪其刀。
便以擊賊。常獨將趨利。瀕於死者數矣。終不爲動。賊
駭曰。此盧閻王遇。卽死。由此相戒。不敢犯。而南渡河。
入豫。畿南三郡得完。七年。以僉都撫治鄖陽。所轄房
竹六城。皆連山。密籌賊出沒。焚掠象昇。令民據險立
寨。無險者。行併村法。戰相犄守。相助。鄖復完。八年。改
撫湖廣。屢挫賊鋒。賊望見盧兵旗幟。卽遜獻。賊乃東。

走向淮南。楚復完。尋加兵部侍郎總理七省。賜尚方
劍。聞命。部分全楚。主客兵。而自率三千人。擊賊於光
山羅田。或告以宜趨宛洛者。曰。賊大勢在豫。而前鋒
皆在楚。吾不能舍楚而示賊以瑕也。楚氛稍定。聞汝
雒急。倍道而前。連戰二日。賊乃敗退。蓋秦督自亡。曹
文詔艾萬年二將。張全昌外叛。張外嘉爲其下所殺。
威望稍損。理臣新受事。馭羣帥。甚有紀。軍令一變。故
所至輒有功。因上疏。極言督理宜有專兵。專餉。請調
咸寧甘固之兵。屬督薊遼。關寧之兵。屬理所。在撫臣。

不得以一方有警輒求調援以分督理之兵餉臺諫
不得從中苛察俾督理得一意辦賊上是之九年正
月李自成圍滁州象昇從定遠來躬援枹鼓大呼直
前搏賊聲震屋瓦覆之清流關下圍始解滁得完滁
人懽呼曰我曹更生微公救者至死矣又屢敗賊於
登封朱家橋楊家樓至七頂山一戰殲自成精騎殆
盡轉戰至南陽誓衆率諸將祖大樂祖寬等分路逐
賊使人告楚撫王夢尹鄖撫宋祖舜曰賊疲矣東西
攔截前阻漢江可一戰擒也兩撫漫勿應漢以南無

一兵陣而待者三月賊從光化之羊皮灘渡入鄖襄
象昇所將祖大樂祖寬二軍皆沿邊鐵騎又養曳落
河爲摧鋒虓鬪而狼戾飲食嗜慾不與中土同往者
官軍多秦人臨陣與賊以鄉舊相勞苦拋生口棄車
重卽縱之去惟邊兵不通言語交手卽殺穀熟集之
勝賊呼號而走曰何處來此鐵帽子軍其爲賊所畏
如此故常倚以立功然兵過處焚廬舍淫婦女恃功
不戢百姓苦之上初聞中州屢捷甚悅加象昇兵部
尚書旣知楚軍殺良抄掠下璽書鐫責樞部以豫之

士大夫苦客兵請練鄉勇代之象昇曰賊皆百鬪惟
邊兵驍悍僅能敵之若用土團皆販區病坊傭保小
兒毋乃驅羣羊而逐猛虎乎說始不行當是時郡邑
凋敝旱蝗穀涌貴邊兵久客思歸牢廩不給持矛相
詬譌言旬旬象昇外禦寇而內調兵艱虞况瘁不敢
告勞惟甘苦自知而已邊報警移督宣大象昇遂不
能專意辦賊識者以爲此南北勝負之機卽天下存
亡之機也再賜尚方劍疏請主戰不主撫與樞部楊
嗣昌忤先是嗣昌以墨纒起掌本兵廷議籍籍至是

直欲緋衣供事少詹黃道周廷諍遭遠謫象昇馳書
諷之曰變禮易制誠非細事但使相業增眩無愧救
時亦或一道嗣昌荅曰某決不讓南陽李也象昇晒
之曰羅倫復官當在何日蓋指道周云象昇旣受命
檄督勤王之師會戰適解嚴朝議重宣雲爲神京右
臂遂命象昇總督宣大山西等處軍務時邊民斗粟
千錢乃倣行趙克國屯田法丙子丁丑兩年皆有秋
得粟二十餘萬河水合督師從狐踪嶺行冰雪中入
河套望拂雲堆問受降城形勝志欲銘陰山而鐫木

葉○以○一○身○爲○萬○里○長○城○也○十○年○丁○外○艱○乞○奔○喪○疏○十
上○乃○允○仍○候○代○會○京○師○戒○嚴○以○麻○衣○草○屨○奉○詔○勤○王
陛○見○面○奏○曰○旣○命○臣○督○師○臣○意○始○終○主○戰○上○壯○之○命
與○樞○輔○楊○嗣○昌○議○嗣○昌○意○主○撫○象○昇○堅○持○前○說○益○與
楊○忤○鎮○守○內○臣○復○尼○之○楊○撥○宣○雲○晉○三○鎮○屬○象○昇○兵
不○滿○二○萬○尅○期○將○戰○嗣○昌○又○沮○之○令○赴○通○州○就○內○臣
高○起○潛○象○昇○歎○曰○樞○輔○欲○撓○我○師○期○耳○吾○惟○竭○股○肱
之○力○以○報○國○而○已○適○嗣○昌○赴○軍○中○象○昇○厲○聲○責○其○沮
師○貽○患○謂○公○等○專○意○言○撫○獨○不○聞○城○下○之○盟○春○秋○耻

之○乎○且○某○叨○印○劍○長○安○口○舌○如○鋒○倘○唯○唯○面○從○袁○崇
煥○之○禍○立○至○縱○不○畏○禍○寧○不○念○衰○衣○引○紼○之○身○旣○不
能○移○孝○作○忠○以○紓○國○難○將○忠○孝○俱○失○盡○喪○本○來○何○顏
面○立○人○世○乎○嗣○昌○色○戰○奮○言○曰○公○直○以○尚○方○加○我○頸
耶○象○昇○曰○尚○方○劍○須○從○自○已○頭○下○過○如○不○奏○凱○未○易
加○人○若○舍○戰○言○撫○養○禍○辱○身○非○某○所○能○知○也○嗣○昌○遁
辭○從○來○無○撫○說○象○昇○曰○周○元○忠○赴○邊○講○撫○通○國○共○聞
將○復○誰○諱○周○元○忠○者○目○雙○瞽○常○賣○卜○於○遼○多○相○識○故
嗣○昌○遣○之○而○講○約○大○事○遣○盲○老○公○不○信○將○見○殺○元○忠

搏額乞哀乃放生還嗣昌語塞而去象昇遂銳意進兵晨出帳四面拜曰吾與爾將士共受朝廷恩患不得死所不患不得生衆皆泣不忍仰視拔寨起率騎五千至賈莊兩軍相遇總兵虎大威戰稍却象昇大呼曰虎將軍今日正吾輩効用之秋也戰益力所向辟易身亦中二矢二刃呼不已曰嚴顏斷頭馬援裹革在此時矣馬蹶遂死於陣僕顧顯從死三軍皆爲流涕時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也總監高起潛懼得罪不以死聞千總張國棟報兵部嗣昌問戰敗故欲

緣節退怯之狀以聞國棟不肯嗣昌怒用三木訊之者五國棟厲聲曰死則死耳忠臣而以爲逗留力戰而以爲恇怯何可誣也終不改口嗣昌復遣帳下督三人往驗歸言死狀甚確嗣昌痛鞭之其二人稍從模糊獨俞某曰盧總督實戰死吾小人忍沒其節乎竟斃杖下巡按乃駁加覆驗順德知府于頰曰日者守臣從定州城外得其骸公屍以白網雜中刀矢血淋漓蔭衣上殮時軍民環聚號慟敢不據實以聞乎上先中嗣昌讒謂大臣陣亡豈不可惜但恨其調度

乖舛僅予一祭後四年嗣昌敗天子乃思象昇言贈
卹有加追謚忠烈象昇死秦晉楚蜀胥陷甫六年北
京破崇禎殉國矣初象昇爲總理與秦督洪承疇分
道勦流寇皆以邊警撤回不終厥績而象昇死爲尤
烈云

附記 寄內書曰余爲官一十三載歷郡守監司
以及治郎撫楚未嘗有負君民不敢私于妻子家
無長物室鮮冶容今督兵入關危苦萬狀成敗利
鈍聽之天是非毀譽聽之人頂踵髮膚歸之君父
惟願爲吾室者體吾心以媳代子篤其婦規以母
代父敦其家訓俾二親怡于堂四穉習于業吾願
足矣寄訓子弟書古人仕學兼資吾獨馳驅軍旅
君恩旣重臣誼安辭委七尺于行間違二親之定

省流氛未靖艱苦倍嘗此于忠孝又何居也願吾
子弟思及父兄勿事交游勿圖溫飽勿干戈而俎
豆勿弧矢而鼎彝名須立而戒浮志欲高而毋妄
殖貨矜愚乃怨尤之咎府酣歌恒舞斯造物之僇
民庭以內悃悞無華門以外謙卑自牧凡我子弟
共佩老生之常談若我一身聽彼蒼之禍福而已
宜興縣志曰象昇本書生知兵善射常暴露野宿
兩足淫濕生瘡裹而馳兩髀無肉天廐所賜戰馬
凡十自爲十驥詩言身以馬爲足又以馬爲命也
卒乃受制僉壬大厦莫支其死實關國運云
趙吉士曰流賊之猖獗猶漢時之黃巾也尚書之
方略猶漢時之皇甫嵩也然嵩能蕩平張角而尚
書不能殄滅闖獻後且灑血邊關懷忠入地蓋天
子委任旣不專而柄臣又掣其肘豈儒者果不能
辦賊哉

老將張令女將秦良玉合傳

附楚將汪之鳳

楊嗣昌之奉命督師也。嗣昌故楚人，不欲使賊貽桑梓謀以蜀困賊，故先以蜀委賊，而多方以悞之。凡蜀

撫戲下兵先被調遣，蜀撫邵捷春僅提弱卒二萬守

重慶，惟倚張令、秦良玉為左右手。張令者，藺賊奢崇

明降將，年七十餘，老矣而忠勇善戰，能馬上用五石

弩，中必貫革軍中號神弩將，為賊所畏。秦良玉則石

柱司女，士官宣撫使也。夙負將略，自萬曆末其兄邦

屏、邦翰皆以援遼死，王事弟民屏又從貴撫王三善

死大方之難良玉掌石柱印諸部便之請襲終其身
 常從貴督朱燮元定水西安邦彥之亂論土司功良
 玉第一崇禎七年闖賊犯夔州良玉統土兵出戰却
 敵先登賊胥畏之十三年二月左帥大破賊於瑪瑙
 山獻忠窮促走岔溪干江河令與他將方國安復破
 之轉入柯家坪其地崇牙錯峙菁薄綿亘賊彌山漫
 谷依阻其中令乘勝鼓勇直前爭利被圍於絕坂之
 內勇氣逾厲挽強射賊應弦以斃者甚衆而水遠士
 渴圍終不解秦督鄭崇儉深愛令語諸將曰張令健

將奈何棄之急分路進兵令方與賊鬪呼聲動山谷
 賊見救至乃解去是戰也令以五千人當賊數萬相
 持十三日所殺賊已數千雖救自諸將人服其勇賊
 去而攻夔夔與石柱司壤相錯秦良玉守夔即以守
 家乃自將援夔川撫邵捷春檄使駐近重慶與守將
 張令為聲援而復分其兵半櫻重慶城知綿州陸遜
 之乞休歸川撫委以就便按行諸壘秦帶佩刀出見
 左右男妾數十人侍然軍行有紀能制其下視他將
 加肅為陸置酒觴行語次歎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

人受國恩死固不足惜所恨與邵公同死耳遜之詰其故秦曰開府移妾自近去其所駐重慶三四十里而遣張令守黃泥窪固已失地利矣賊在歸巫萬山之上俯瞰吾營驅鐵騎建瓴而下張令破次及我尚能救重慶之急乎且閣部驅賊入川無智愚皆知之邵公不於此時爭山奪險使賊無敢即我而坐以設防此覆軍之道也未幾楚兵敗於土地嶺楚將汪之鳳苦戰久山行道渴飲斗水而臥血凝臆死秦良玉偕張令扼賊於竹箇坪令恃勇輕敵有賊策一騎於

山呼其壘曰誰是張將軍令異之躍馬出賊曰若善弩今用相報一矢中其喉殪三軍為之奪氣石砭兵亦覆良玉單騎見捷春曰事急矣盡發吾溪峒之卒可得二萬我自廩其半半給之官足以破賊土官家用一箸一帚調兵者最急箸以能飯者畢至帚則掃境內俱出也邵知嗣昌與已不相能且川無見糧謝良玉良玉哭而出捷春師遂潰嗣昌又疏糾捷春冀卸其罪捷春撫蜀有惠政其被逮也成都人巷哭蜀王為引救不得卒論死其後獻賊僭號四川京師亦

爲自成所陷。良玉毀冠帶號咷曰：吾兄弟三人皆死。王事吾以孱弱婦受國恩二十年，今不幸至此，其尚以餘年事逆耶？悉召所部約曰：有從賊者殺無赦。盡杜通漢路，守以兵。獻賊遍招諸土司，用降人爲誘，鑄金印予之，以易其官。顧無有人敢入石碇境者。

盧宜曰：諸記皆咎張令輕敵，以致喪身。然視畏賊而展轉規避者，其相去又何如耶？秦良玉以蠻婦而終守臣節，且料敵甚明，一時衣冠大吏智識反出其下，則又可爲長歎息耳。

穀城令阮公房縣令郝公合傳

附御史林鳴球房縣遊擊楊道

選房縣主簿朱邦聞郝公子鳴鸞僕陳宜

流賊張獻忠羅汝才降於總理熊文燦，繼復叛去。穀

城知縣阮之鈿、房縣知縣郝景春死之。先是文燦爲

福撫，降大盜鄭芝龍，再爲廣撫，除大盜劉香。老自詡

知兵，其在廣也，日以珠犀香象遺朝中權貴人，遂交

口譽之上，不之信也。密遣大璫以採藥爲名，覘之。文

燦厚待璫，璫喜語次及寇亂，咄嗟無人爲朝廷出力。

文燦被酒擊案罵曰：此行間諸臣誤國耳。若令文燦

往詎至此璫壯之露其銜命意文燦雖悔失言一時不能改口復要以增兵加餉數事璫皆唯唯文燦遂無可支吾璫歸奏隨有總理之命文燦實懼無籌略將復以招海盜者加諸流賊而不知流賊非海盜比也盜初起如蝟毛後就擒獮其獷悍陸梁者稱十三家內惟李自成張獻忠羅汝才爲最自成跳盪始終不受撫獻忠部下一賊渠首輔韓成之子姪行也日夜勸獻忠約降取富貴而獻忠爲列校時犯法當刑總兵陳洪範丐其命今聞與左良玉同討賊獻忠

厚遺洪範洪範大喜亦欲因此成大功力言於文燦許之獻忠計遂決十一年二月文燦受其降處之穀城衆且數萬散布城內外居民洶洶欲竄新令阮之鈿適赴任盡心調劑民獲少安乃上言愚臣辦賊有心受事無地獻忠虎踞邑城其謀叵測所要求之地實兵餉取道之咽喉秦蜀交會之脈絡今皆爲所據而奸民甘心効用善良悉爲迫脅臣守土牧民之官至無土可守無民可牧無賦可徵名雖知縣實贅員爾今廟堂之上皆主撫議臣愚妄謂撫勦二策宜合

用未可分言致損國威而挫士氣也時不能用獻忠
既降文燦不能以威信相撫馭惟責其寶賂無厭獻
忠恒怏怏思叛獻忠初起時於崇禎四年冬曾就撫
於延綏繼復颺去蓋其叛而降降而復叛此黠賊故
智也而文燦信之不疑既入穀城擁衆自衛不肯放
兵亦不受調遣部賊時出野外劫掠民奔訴之鈿執
以告其渠初猶少寘之法掠愈甚既皆不問且曰軍
門不給餉借餐耳得餉自止由是村民逃徙盡掠及
闖闖百姓稍與牴牾卽迎刃相向被殺亦無可訴一

城囂然監軍僉事張大經奉文燦令來撫鎮其衆亦
不能禁屯據兩年反形盡露之鈿往說之曰將軍今
幸得爲王臣當從軍立功垂名竹帛獨不見劉將軍
國能乎天子手詔進官厚賚金帛安富尊榮一身咸
備此赤誠之効也之鈿雖不肖上書以百口保公朝
廷待公甚厚輓車輸餉繹絡在途有何疑忌而公乃
不戢其下自蹈於不義耶獻忠陽應之而終不改之
鈿憂憤成疾題壁云讀盡聖賢書籍成此浩然心性
勉哉殺身成仁無負賢良方正之鈿桐城人字實甫

優才行崇禎中有保舉之詔由同邑諭德劉若宰薦以起家自知不免末書穀邑小臣阮之鈿拜闕恭辭自是臥疾不起五月初六日獻忠劫庫放囚之鈿飲鳩未絕賊索印之鈿叱之不與旁兩賊揮刀刃之縱火焚衙署之鈿骸爲燼又脅御史林鳴球上疏求封於襄陽鳴球不從遂殺之而獻忠之出穀城也直趨房縣房當崇禎七年殘破後邑令郝景春字和滿江都人以乙榜任鄖陽諸屬邑屢遭大寇城郭爲墟獨房以景春善拊循召民收保邑聚粗完初羅汝才聞

獻忠降亦求撫尚在猶豫景春單騎至其營與汝才并賊目插血盟遂率所部輸欵卽安插房竹間解甲耕屯徘徊觀望諸賊受撫而環鄖者九房居其三羅汝才屯於東白貴屯於北黑雲祥屯於西而汝才尤狡黠爲諸賊魁獻忠曰吾必約汝才同反然房縣不破汝才反不決也景春子諸生鳴鸞力甚壯聞穀城變謂其父曰吾城當賊衝羸卒二百何以守擐甲過汝才營呼曰君當念香火盟毋從亂汝才唯唯鳴鸞見其目動歸而語其父曰汝才終不可信授兵登陴

先斬賊前驅上天龍於城下遣間使求援於文燦十
四○往○不○應○五○月○二○十○五○日○賊○騎○大○至○守○埤○者○見○獻○忠
兵○白○幟○汝○才○兵○赤○幟○俄○而○白○與○赤○交○馬○語○一○從○北○遶
而○攻○西○關○一○從○東○遶○而○攻○南○關○獻○忠○諭○降○且○逼○景○春
讓○城○景○春○斬○其○使○曰○吾○頭○可○斷○城○不○可○讓○也○與○賊○相
持○五○日○夜○發○大○礮○下○礮○石○賊○多○死○賊○負○棺○穴○城○熱○鍋
油○灌○之○皆○斃○又○傷○獻○忠○左○足○殺○其○所○愛○善○馬○兵○民○益
奮○乃○用○間○入○賊○壘○陰○識○獻○忠○所○卧○帳○將○設○計○刺○之○會
指○揮○張○三○錫○夙○與○賊○通○守○北○門○縱○賊○入○景○春○與○子○鳴

鸞○初○相○失○遲○明○皆○至○父○子○抱○持○哭○景○春○以○手○畫○頸○曰
此○亦○不○甚○痛○也○鳴○鸞○收○淚○慷○慨○曰○兒○所○苦○父○子○不○相
見○既○見○敢○不○死○有○監○軍○道○已○降○賊○見○之○心○愧○亦○欲○景
春○降○嗾○獻○忠○使○汝○才○來○說○景○春○曰○天○下○豈○有○降○賊○之
知○縣○乎○及○見○獻○忠○詞○益○倨○獻○忠○問○倉○庫○銀○米○安○在○景
春○大○聲○叱○曰○死○賊○倉○庫○有○銀○米○城○豈○被○汝○破○乎○賊○怒
殺○一○典○史○一○守○備○欲○以○懼○服○景○春○終○不○動○被○殺○鳴○鸞
抱○父○屍○哭○且○大○罵○賊○手○刃○之○僕○陳○宜○亦○罵○賊○死○遊○擊
楊○道○選○巷○戰○死○主○簿○朱○邦○聞○亦○以○不○屈○遇○害○事○聞○兩

令俱贈僕卿賜祠鳴鸞與文武各官並僕同祔三錫
後爲官軍所獲磔死景春生平喜詩歌慕楊忠愍之
爲人爲製年譜序蓋忠孝其素志也自兩賊再叛撫
局大壞是年十月逮文燦伏法死西市

盧宜曰兩賊各擁重兵盤踞下邑雖有智者尚恐
無以善其後而以疎鄙之熊文燦當之不待勢盡
力詘而早見其敗矣諸公其亦不幸而觀此厄也

商城諸忠合傳

附信陽知州高孝誌光山典史
魏光遠等

明崇禎十四年二月流賊破商城爲紀官紳之抗節
者知縣則盛以恒也以恒潼關衛人由乙榜於十年
冬來知縣事遇士民甚有恩信能以經術潤吏治雖
儒者而秦人素習金革甫涖任寇猝來犯以恒登陴
設守能以兵法部勒邑中子弟賊攻城不能克受傷
者多乃解去嗣後不復來犯邑賴以安及張獻忠陷
襄陽鄰境聞督師自裁咸震恐而賊之勢焰益張以
恒已遷開封府同知方戒行李士民以其前此禦寇

有方略城得無陷羣起攀留以恒因士民之歸誠於
已也遂慨然任城守事賊前雖受挫而退然商城大
邑多縉紳俗又堊富必欲克之嘯聚其黨大隊雲集
以恒合邑紳楊所修洪循衡馬剛中段增輝同士民
堵禦甚力而雨雪大作守陴者寒凍不能支以恒猶
環甲執弓督家衆射殪賊十餘賊益併力合攻流矢
中以恒右額猶裹創拒敵賊留餘黨綴以恒而別揀
驍悍緣北城而登遂陷以恒猶率家衆巷戰良久殲
賊甚多而家衆亦盡於賊乃被縛大罵不屈爲賊所

支解其孫覺與典史呂維顯教諭曹維禎皆不屈死
循衡萬曆中進士屢官陽和兵備副使分守北門力
戰而死剛中字九如吏部郎之圖子崇禎七年進士
大同知縣以最行取方居家需次賊勢迫或勸其出
避曰吾家世受國恩可臨難苟免耶幸而全國之福
也不濟則與城同盡耳賊入大罵被磔增輝字含素
爲諸生以學行顯新令保舉有司薦之願就教未選
亦罵賊死所修另有傳賊旣陷商城疾驅犯信陽奸人
內應城卽陷知州高孝誌訓導李逢旭程所聞鄉紳

進士張應宿皆死之。再陷光山。典史魏光遠亦抗賊。被殺事聞。照新令。贈以恒副使。孝誌叅政。餘俱贈卹。有差。

盧宜曰。天啓中。州縣長吏殉難者。贈京卿。廕錦衣。世職。賜葬。建祠崇禎。初改廕。國子生。贈京卿。猶如故。至是。下詔曰。比州縣不設守備。賊至。卽陷。原與衝鋒陷陣。持久力。詘者不同。如繫予。贈廕。何以旌勸勞。臣自今五品以下。止贈監司四品。及方面。始贈京卿。餘贈外僚。著爲令。宜謂此豈思宗之吝惜名器哉。於甄別之中。寓鼓舞之意。理固不易也。

太守傅公傳

挺擊一案。舉朝皆左袒鄭氏。其承訊司官。持正不阿者。陸夢龍而外。惟王之寀。馬德澧。傅梅數人。梅亦終死國難。與夢龍同所歸。云。梅。邢臺人。舉于鄉。萬曆三十五年。除登封知縣。涖官有善政。士民戴之。中嶽嵩山。隸登封。治內公餘。因撰嵩史十三篇。以博洽稱。入爲刑部主事。四十三年。挺擊之獄起。皇長子生母王氏。無寵。惟鄭貴妃專席。其餘妃嬪。稀得進御。帝與貴妃于神前有密誓。許立其子。而帝生母李太后猶在。

庭訓甚嚴。堅主立長帝。不敢背慈命。外廷諸臣亦擁護皇長子。帝雖欲踐前盟。而勢有不能。是以依違久不決。內侍龐保、劉成皆貴妃名下心腹。賄構薊州村氓有猛力者張差。持梃直入皇長子宮。已踣守門二老奄。歷階而上一奄死。持之不得脫。差乃被獲。發刑部獄。提牢司官王之寀鈎得其隱。奸謀盡露。貴妃兄國泰行賄數萬金。布置已定。將以瘋癲蔽其獄。梅憤甚。往見夢龍曰：人情皆佐奸而甘心。儲皇吾雖奉差將恤刑。山右誓必發此奸。卽以身殉。亦不悔。頃見君

承訊必欲竟此獄。君固有心人也。能與我共此事乎？侍郎張問達方署部事。夢龍曰：張公遇我厚。遽上疏何以爲張公地。乃同見問達。反覆備述其情狀。且曰：今此若不訊其實。日後爲憂甚大。悔且無及。堂印在公手。公可草草竣局乎？問達旣心憐皇長子及聞兩人言心益動。乃命與原問官再訊張差。直供擊皇長子。司官之袒鄭者卽推案起獄。竟不具梅益憤已。而問達納夢龍與梅言。再令十三司會訊。衆皆集梅後。至衆問我部。今有兩議。君將何如？梅曰：奸人欲害皇

長子萬耳萬目所咸曉非他疑案比安得持兩議議
果有兩請立一標曰爲皇長子者左爲賊者大將左
耶○右○耶○諸○公○其○自○擇○之○復○有○言○當○慎○重○者○主○事○王○發
坤○面○發○赤○亦○厲○聲○曰○何○慎○奸○人○欲○害○儲○皇○承○訊○官○乃
不○敢○詰○問○耶○何○慎○獄○始○成○張○差○已○中○毒○不○能○言○比○差
棄○市○梅○慮○其○潛○易○躬○請○監○刑○益○爲○羣○小○所○嫉○尋○以○京
察○奪○其○官○天○啓○初○御○史○焦○源○溥○訟○于○朝○起○陝○西○布○政
司○都○事○都○御○史○馮○從○吾○推○引○之○入○爲○戶○部○主○事○六○年
奄○黨○劾○其○呈○身○從○吾○削○籍○崇○禎○初○起○故○官○歷○台○州○知

府解職歸十五年冬畿輔戒嚴梅捐貲募兵與順德
知府吉孔嘉設守甚力孔嘉洋縣舉人幼時能白父
冤於御史以孝稱初授寧津知縣精明慈惠蠲煩苛
除盜賊治縣有聲遷順德府同知以才調真定尋擢
順德知府

大兵臨城孔嘉悉力捍禦力屈失守與妻張氏長子
貢生惠迪次子婦王氏並死焉中書舍人孟魯鉢張
鳴鳳亦出貲佐守城破皆以死殉後均邀卹典鄉紳
里居者清豐則吏部郎李其紀黃州府推官侶鶴舉

富陽知縣杜斗愚南樂則監正鄭獻書河間則襄陽
 知縣賈太和永年則山東副使申為憲其紀太初為
 憲皆進士鶴舉斗愚舉人獻書監生皆同時死難者

趙吉士曰明神宗許立鄭貴妃之子為太子設誓
 于禁中大高元殿手書誓辭置銀盒中付貴妃為
 後日券及儲位既定取盒于鄭封識宛然啓盒則
 紙存而字皆漫滅帝大駭信乎帝王自有真彼挺
 擊之謀徒蹈赤族之險耳

盧寅曰公以爭挺擊一案見嫉于羣小致大計奪
 官乃焦公訟之于前馮公引之于後二公皆壁立
 千仞不因人熱者而獨推轂乎公則其人品行誼
 必有深契乎二公者矣

